四書改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晚晴稿

蔡德揚德載
盧人宏子遠較

四書改錯十五

改經錯

改經之錯莫過于大學一書自二程氏改後南宋元明競有改本約數十本經禍至此亦慘烈矣但煩不勝載且辨論亦多卷是書祇括略未能輯及因識此以俟踵事者說見大學證文及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諸書

瓜祭

陸氏曰瓜魯論作必

禮玉藻瓜祭上環以其切圜也則瓜祭二字正禮祭名故孔氏註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寡陋者而偏引作註錯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註疏本正魯論非齊論也然並非必字又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

五十以學易

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並無他論之名且此三論中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字爲劉元城所見錯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互爲形从二从乂卒以衣識各見爲形从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則五與卒近乎校今文耶則五與衣近乎此皆大無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易而註者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豈有此理蓋學易者六藝之一也古以詩書禮

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而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者猶五行之更遞用事而易則與天地爲始終故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

三月（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此史記自爲文何關脫漏而註及此若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史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且此亦唐韓退之說總屬多事

蒲盧

盧改蘆說見物類條

雖少 少或作坐

四書集註補云少從無有疑爲坐者況作則坐可知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最輕少者凡輕其人曰

少之故有雖字若坐則何難一起而加此矜重之詞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

禮入國而問禁

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未聞入國始問禁者此攺經也國有四境境卽界也若國卽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于境正是境字乃攺作國字使五百年來溥天下老老小小皆有入國問禁一假禮文在其胸中亦可嘆矣若謂王國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幸而孟子問在境耳萬一如

是禮入國始問則郊關之內去國門尚遠倘有犯禁將若何

子路曰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是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郎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況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凡此寫本誰見之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莫之知謂無所聞于天下也與上管仲正反乃又欲增一人字四書集註補云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應劭引此文自增人字非謂論語有人字也若然則應劭無自字而字也字可曰論語并無此三字乎

黻冕

黻集註改韍說見衣服條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學之久而不志於祿不易得也

孔安國解穀作善如洪範既富方穀之穀言學無不

至善者今又解穀作祿而改至字爲志字無論經字勒于漢學有碑本傳世必不當以疑義改本經字況其說有未可通者古爲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大抵幼年入學十五年而入大學其所升進不過由鄉學入國學而已是必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王制所稱造士造者成也夫然後大學正論秀而升諸司馬始得入仕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內則所云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未有三年稱久三年當志祿者若周禮三年大比

此正司徒升俊之時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爲斷此升賢三年非學三年也但三年不至善當云不可得而曰不易得者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即得之而阻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有何難解而必改本經以就巳說爲

張文蔵曰戰國功名之士從衡鉤取始有期年揣摩成之說然當其求師異地亦不知凡幾年矣董江都以文爲學亦且三年不窺園若樂羊子游學

一年還家而其妻遣之即七年不返豈夫子論學而謂三年必志祿殊不然矣

民無德而稱焉（齊景公有馬章）

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原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

德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為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則仍還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集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有德字者此何意也況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祗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與抑異乎齊景公與

棠棣

中庸引詩常棣篇註改棠棣說見物類條

宿于晝

晝改畫說見地類條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尤延之曰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有義也者云云

此直錯增經文尤宜改正者孟子自五代以板本行後亦未有他本別出之事况外國他本偶行中國必明見史載如後周顯德中新羅獻孝經宋咸平中日本獻鄭註孝經元祐中詔求高麗百篇尚書不得爾時高麗使者明言其國無他經本豈有孟子別本見南渡後而其時不載及者况人不讀書信口揑造古無有以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行爲五常者也洪範以

人之五事分配五行但云肅乂哲謀聖而不及其他至鄉飲酒禮始合聖仁義中以配四時周官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別以春爲聖爲木夏爲仁爲火秋爲義爲金冬爲水爲中而無禮智信惟春秋穆姜作筮易詞直曰體仁合禮和義幹事明明以仁禮義事分解四德然猶不及智信故隋時何妥以爲幹事是信而唐時李鼎祚易解又曰幹事是智彼此卜度以爲智信二字六經無據也惟鄭康成註中庸其于天命之謂性句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始五字合出名爲五常然未知出自何書頗類後漢緯

書中文雖或原本古經然出自後漢故白虎通亦載之孟子時安得有信字錯極矣前儒每言論語分言仁義惟孟子合言之且不特合仁義并合禮智如人皆有不忍章以仁義禮智爲四心口之于味章以仁義禮智聖爲五性曾及信一字否況合言爲道指仁與人言仁卽是道此本中庸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來且以信爲終德專以信屬五行之土亦未知起於何時鄭氏以信屬水以知屬土早已大殊又禮運四靈以爲畜曰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易乾鑿度云冬陽氣闔閉信之類也故北方水爲信中央土者可以兼四

方之行知之決也則所云中央智北方信者在今儒亦未嘗一識而欲合五者以厚誣孟子不慮爲識者笑乎

文輝曰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表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亦不合智信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此則攺經之尤無謂者何晏謂子路共雉作食則嗅字必是齅字因作三齅而起此固稚語不足道若集註引晁以道說謂嗅石經作戛雉鳴也則石經有漢

本魏本唐本其中字畫同異並可考驗從未有作戞者且戞與嗅字形不相類也若引劉聘君說謂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爾雅則臭嗅歐字且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總之杜撰立說罕有是處先仲兄曰熟經當認字共者視也向也此古今字書皆載之惟不識嗅字遂致明明一書而猜若啞謎考梁大同年黃門侍郎顧野王作玉篇有㖦字在口部中註五教反𠮩也至唐上元年富春孫强修玉篇又增一㖦字註曰古教反𠮩也則㖦原是𠮩字音與義皆同而其形則或少一竪或少一撇實則總此㖦字衞恒

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者是三嗅即三𠹌雞唱曰𠹌雉以雞類亦作𠹌據此則子路向視即是色雉𠹌而作即是舉山梁一嘆前後通徹豈非快事

章大來曰呂氏春秋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此在何晏其食外又是一說則知此書之不解久矣若吳澄又欲改三嗅爲三嘆則益無理耳

改註錯

射不主皮　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

舊註棲皮曰鵠並無棲革者集註欲解主皮爲貫革

故先訓皮作革並改樓皮爲樓革實則皮不是革布侯樓皮不得用革革則去毛熊豹麋豻無辨矣且貫革武射射有三革一曰甲革二曰胄革三曰盾革並非布侯之樓皮者錯矣說見禮樂條

傳不習乎

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

舊註傳是傳于人今改作受于師從來無有以傳之一字作受字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授受不得溷是以傳曰傳業漢儒林傳傳業者寖盛後漢甄宇三世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楙

受業于薛漢是也故孰先傳焉是傳于人即曲禮七十老而傳亦是傳于人凡單下一傳字總是授字乃以授爲受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則詁字先錯矣況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若受教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三省何有正義曰傳惡穿鑿以當時九家蠭起異術竝作惟懼有誤故曰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乎此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求不羸生不乖所傳餘即開門受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即闕而勿傳此明証也且此一傳字自漢唐至宋從無別

解即朱註所引謝氏亦是傳于人如云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其曰愈遠則非當下受傳曰傳之則正傳于人曰觀子思孟子可見則正指曾子所傳之人得其所習此是舊說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而引以為証此豈并謝氏所說亦錯解與

由也喭

喭粗俗也

按喭字從無粗俗之訓舊註子路失于畔喭亦作畔

喭玉篇廣韻皆以喭字作失容解故正義謂子路性行剛強嘗失禮容謂之畔喭增韻曰畔喭不恭是也又王肅云喭者剛猛之貌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愚魯是一對師由辟喭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其辟喭之對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兩兩對照天然湊合天下有字義明而經義並明者如此

張文瓛曰史記弟子傳註引鄭玄曰子路之行失于畔喭是喭字釋詁祇有剛強失容一義而並無粗俗可知矣乃今作字書者以剛強粗俗連入之又不明指爲何人之說字學尚可問乎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朱氏答或問曰作只是作事

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又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明若作事則尚幹辦崇有爲與知慮聞見不合且儒者作事無可張弛除躬行外不過日用應接所云執事敬臨事而懼斯已耳有何開物成務當創建大事須上下千古考據質辨以資其所爲此妄註也故此作字從來無解作事者觀漢朱雲傳贊云世傳朱雲

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故多聞多見在干祿章則分指言行而在此則合指傳述皆以學問言不以事言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其詳見略聞頗與擇識詳略彼此相合則舊註不錯何必又改乃附和之徒且引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爲証夫詩之言而者汝也其言不知謂他人不得知非已不知也此不止改註又改詩矣

束牲載書

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

舊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今又別據穀梁文改書加

牲上則以加字訓載字謂以盟書載牲上也不知載
書書名謂載事之書周官掌盟載之法因盟有載事
以之爲書然後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載書于上以
埋之今葵丘之會並不殺牲祇束載書于牲上故曰
束牲載書原是倒句舊註謂束縛其牲但加載書則
束是束書不是束牲仍屬錯解然曰加載書則亦當
明白而朱註全然不曉反疑書因牲而得載字則加
字複出不知牲是牲書是書春秋鄭子孔聽政因爲
載書臧武仲據防出奔使掌惡者啓載書此時無牲
安從載之且穀梁文讀書亦不是實字

時日曷喪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寧與俱亡

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必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初未嘗以日自指也故民即曰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爲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矣凡書有略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

張文鷟曰與日偕亡則天與桀未亡也故可獨樂不然則下文豈能獨樂說不去矣

以費畔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孔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召孔子今改而召孔子爲據邑以畔則執桓子在定公五年據邑畔在定十二年錯矣說見故事條

自牖執其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而視已時伯牛家以是禮尊孔子故孔子不敢當而自牖執手與永訣也

此在書包咸註原云伯牛病癩不欲見客故啟牖執手此是確註與國君視疾一禮全無干涉今此集註亦是包咸鄉黨君視疾註而孔疏于喪大記疏曾襲

之此又襲之實則士禮喪大記鄉黨大文及他禮俱無此文且與他禮俱不合此未可信者古室無北牖祇有北墉墉者墻也惟亳社屋之而啓北牖于墻間謂之死牖曾病者而居死牖乎且惟病者氣絶則別設床于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今未死而先遷之乎又且室制無南面者廟祭入室皆東面出堂始南面故鄉黨君視疾東首謂病者居北墉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者正得相對惟漢龔勝傳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故爲床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一似乎遷尸其間者然且使者

入戶南面再拜行使人禮亦未嘗曰南面君位可代之端立視疾也包氏距勝不遠或因勝事以爲說或另有師承總是錯者今伯牛問疾原有包註且原自不錯乃舍其不錯之註而偏據其錯註以爲註覺此註一行而室禮寢禮養疾禮君視疾禮俱難通矣此當俟多學人審定之耳

遠宗曰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此牖字是墉字之誤舊儒並能正之正義北墉特音容

又曰士禮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徹褻衣加新朝服于其上與鄉黨篇皆記君視疾一節然皆無

遷南牖文

今之學者爲人 爲人欲見知于人也

如此則仍是爲巳何云爲人爲者助也如夫子爲衞君孟子所以爲蚳鼃之爲言助人也故孔安國舊註爲巳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謂但能言學以助人而躬行不足謂之爲人總承上章言一是行學一是言學葢學必躬行而後言之徒言則爲人矣若范曅云爲人憑譽以顯物爲巳因心以會道則以爲人爲表章人物較遜前說以與學者二字不關切也若求

知于人何得云爲卽宋人增韻詁爲作祓如史爲人所中或詁爲作緣如孟子爲肉爲無禮總是不合祓人不可緣人亦不可也且爲人非易事也徒以助人爲學稍不顧已故稱今學未嘗謂古學須專已者乃集註于無爲小人儒直曰小人儒爲人則誣坐矣孟子欲去齊而留之者云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夫古所謂名實者謂具道德之名必有治國安民之實故聖賢居人國惟名實並具而後可爲人否則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巳耳是爲人者上能匡君下能濟民謂之加上下此說經舊文而謂小人儒乎卽唐

人言道猶曰爲己順而祥爲人愛而公又曰爲己患過多爲人患過少而小人乎

喪致乎哀而止

舊註原云喪恐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此孔安國說也今改而止爲而已謂致哀而已則廢禮文矣然且既改舊註而又背子游以簡略細微之弊豈非寃事說見貶抑聖門條

畜君何尤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故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者乃是愛其君者也

舊註畜愛也蓼莪詩拊我畜我謂父母愛好之故君臣相悅卽以愛君爲悅君曰畜君何尤趙註所云臣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是也葢古畜字原訓愛乃又出⿰女畜字自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訓作媚卽詩媚于天子之媚然媚近于暱似乎過當故曰何尤今曰畜止也謂畜止其君之欲也則此詩本太師矢歌借古樂以譜此君臣相悅之詞而其領句卽云君有欲而臣止之則拾君之過尤且不免安得相悅況詩祗畜君二字有何理欲而必于畜下添止字君下添之欲二字此何憑何據何見何聞謂君下必有一欲字

直改悅君之畜而不之顧豈不是錯

爲諸侯憂

諸侯者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附庸或可稱諸侯若縣邑之長則稱都君縣君邑大夫庸有之未聞有稱諸侯者集註疑此諸侯與上文諸侯不同上文游豫指天子故爲諸侯度可爲五等諸侯所法式此方命虐民實指諸侯則爲諸侯憂皆降等矣不知此亦錯解者所云方命非如註所解逆王者命也趙註原云逆先王之命一曰先王則後王與諸侯同在中矣且不特趙註本文不又曰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以放命虐民流連荒亡者而總以行不行歸之先王則此諸侯者仍是天子之諸侯不必諸侯下又諸侯也況爲諸侯憂向使後王佚遊則爲諸侯患諸侯自佚遊則諸侯自爲慮逸樂死亡亦可憂事也若曰諸侯下又有諸侯則封建以來總無此制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

託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舊註託寄也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謂之寄公亦謂之寓公然無食他國廩餼者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又

君喪爲寄公設位又儀禮寄公爲所寓國君制服然無給廩餼之事卽春秋傳黎侯寄衛衛侯寄齊皆無此禮若魯昭寄齊齊景欲致以書社子家羈恐其臣齊而辭之及寄晉晉侯不禮致從人殺馬以食而並無問者苟有廩餼子家子將據而爭之矣此但當註曰寄公已耳焉得鑿鑿以食其廩餼四字加之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四海之民困窮則天祿其永終矣戒之也

此堯命舜之辭書傳無考惟舜命禹辭則在大禹謨有此數句然其文不同在大禹謨則四海二句與上

允執其中四字不屬故孔安國註尚書謂知四海有困窮之民則天之祿位長終汝身在論語則允執其中屬之四海二句故包咸註此文謂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窮者極也雖兩註各異而總作勉詞不作戒詞縱困窮二字可有異義而永終則俱解永長並不得作永絕解者以此二字是經史中係體要典語不容同異其在經如金縢曰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而在史則如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儔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

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凡措諸語詞前後一轍不更僕也乃漢魏以還遇有封立詔冊每直用其文而以漸移易遂致謬誤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鍵凡讀書學人所當大爲儆省者嘗考漢武立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冊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魏使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此皆用堯曰文作永長解者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祿永

終于已深觀曆數久在聖躬因諮禪位于晉稍抄變其語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一似貶此一似頌彼而于是策書變而論語亦不可讀矣何晏註論語則適當抄變之際宜從變說而反錄包註以救此千百年典冊之一綫乃偏改舊註以作異解然則集註之不如集解已有明証而況其他乎

語之而不惰

顏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何有于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此又與舊註正相反者舊註云惟顔淵能解故無惰語之時惰語謂語者惰也蓋教不欲惰故有教不倦之文然不得不惰故又有先傳後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必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可惰之理陳咸惟聽父教諂故假寐而首觸屏風否則狂如曾點鼓瑟未終亦且備聞三子之撰者謂聖門惟回不惰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學記曰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舍即惰也受教者無是也

文輝曰裁語即力行亦無解

夫子溫良

良易直也

舊註行不犯物謂之良即善也不知何據又改作易直之解考說文諸書有賢良精良安良諸釋而總是善義如周禮良車是精車儀禮良席是安席尚書以賢君爲元良孟子以善於倡率者爲良人善于調御者爲良工從無以易直解者蓋簡易伉直善良各自爲義故孔子經解以易字良字並出如廣博易良不可謂之廣博良良師乙論樂以直字與良字並出如正直宜歌風肆直宜歌商溫良宜歌齊未可謂歌齊

宜良歌風與歌商亦宜良也若樂記則又以易直與良三字並出如樂以治心則易直慈良之心油然以生假如所註則良良慈良一遞三良心非笑話乎

張文彬曰樂記易直子諒原讀慈良陳澔集註謂是朱氏說已不可解及考之謂朱氏初不信有此讀及見韓詩外傳竟以子諒作慈良字始信不疑則已非朱氏說矣且朱氏旣解良字且親見韓詩外傳文而註論語又自相矛盾何也

見善如不及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善不善不着人就自巳身上理欲說

明曰見善見不善而改、見作知、且曰眞知已悖誕矣然且謂已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學未得于已故可曰如不及此不及誰也孔安國謂探湯喻藥疾邢疏謂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若在已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如謂見善無人字則見賢思齊焉有人字乎

不得乎親

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

不得是不相能如虐子殺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晃增韻以順訓和悅卽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

朱註以得爲悅以順爲諭親于道不惟順字添出諭道支離將下文底豫亦必添烝乂允若諸語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乃欲使親盡道則舜之盡道與中庸順親有道諸道字皆繆亂矣況諭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大可稿

沈元㷆思具 倪宗烈承武較

四書改錯十六

自造典禮錯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

凡祭五祀者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 如祀竈則設于竈陘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 朱氏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以成禮也五祀皆然

此直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祔廟

返主之祭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俗名家神然並無祭其所者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合朝廟一區爲言故左祖右社皆在其中否則王宮祭社稷是亂禮也况奥爲家之正室係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衾裯首趾狠藉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

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然後設主迎尸各有所在大抵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皆不祭其所而至于竈則在廟門外之東以平日祭

廟時凡鼎濩庖湢皆設廟門外東首故就此祭之若迎尸則祭戶中爵皆在廟室之奥而祭竈與門與行則皆在廟門外西室之奥是祭竈之奥不惟非家奥即廟奥亦並非正室此又與朱氏所云設饌于奥奥有常尊之奥截然不同

禮註有設主竈陘語此陘字正指廟門之竈言凡土路以窄稜而臨絶坎即謂之陘故晉有井陘謂交加如井魯有海陘謂臨巨壑如海總是隘道今廟門之竈但築土作稜四起而坎其中于以架鑊而煮牲謂之竈陘此惟廟竈有之而家竈無有乃

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是以窾崎嶇者而反稱平正以竈陘上設主而反曰竈門外既已亂解然且曰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而後成禮夫既云平正亦可做好安排矣且陘但設主不設几筵原無安排何必做好又且設主迎尸兩地兩禮凡祭皆然乃云不能做好安排故又遷奧以成禮是于凡祭之祭法一概併錯其謂之何

張文彬曰孔安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但指一家房室位次爲說並不指祭言不然門西之奧安所用媚且門行與

竈同祭門西何以門行都不媚而獨媚竈總是錯

總是無理

徹

（論語註）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孟子註）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此自造典文之竄錯者周官匠人註與孟子郊遂通貢都鄙通助正是徹法朱註于論語孟子兩註堅執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及或疑而問而朱氏乃云曾記洛陽議中如是故以意推之則直杜撰矣周都鄙用助便是助法左傳穀出不過籍公羊什一而籍籍卽助也若穀梁則幷云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未有合作而尚辨公私均收而猶較禾稼之善不善者况省耕省斂顯有明文使通力計畝則耕何不足收何不給春秋補助皆屬誕妄又其大者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同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農中農下農及上次中次農分作五等爲官師大小卿大夫受祿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上中下何別一均收則食九食八食七六五何所分辨將士祿無所憑官師庶人之祿無所考自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祿之制即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絶洛陽有議

論亦柰之何

張文彬曰何休春秋註井田三品凡一歲墾二歲墾三歲墾者必三年一換主易居漢志亦云三年更耕之是換主更耕正通徹之法若曰合作則九勤而合三惰于其中可能通乎

遠宗曰徹字祗三義一通徹之徹周制徹法漢制徹侯是也一道徹之徹詩天命不徹毛傳以徹爲道爾雅以不徹爲不道是也一徹去之徹論語以雍徹孟子酒肉將徹是也然並無訓均者今以造徹法而并造一均徹之訓以實其說字學併壞矣

又曰宋人每以杜造語爲常談其害已久惟先生能正之嘗在飲次客有稱人優劣爲瑜亮者先生曰十亮何能敵一瑜而反顛倒之且生瑜生亮係小說家無賴語君子勿道也後門人有以起衰八代爲詞者先生曰寃哉無稽之談人人誦之而恬不知怪周秦以後惟漢文爲獨盛毋論遷固二人擅絕百代卽晁錯賈誼董仲舒輩韓愈能過之乎四座驚嘆今儒者說出而其錮蔽胸腹淪浹肌髓者何止起衰瑜亮二語嗟乎可悲已

正名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爲先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自造典文而又錯者國語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謂生族世系與廟次倫序不同廟次列四親之名而不拘四親泌承君統者始入之故儀禮有孫爲祖後曾孫爲曾祖後之文謂無子繼孫無孫而繼曾孫者此正孫禰祖曾孫禰曾祖一大典禮故太甲繼湯周桓王繼平王皆是禰祖至夫子作春秋且有特書躋僖以兄不禰弟爲逆祀者況不父其父則尤爲不知典禮之言從來禰祖者亦仍父父新廟稱禰廟不稱父廟正恐倫次偶乖難于稱祝

故但以禰混名之禰者昵也猶親昵焉耳若父祖之稱則一定不改太甲稱湯而商書稱祗見厥祖周桓禰平而國風何彼穠矣以桓妹下嫁稱平王之孫豈有太甲不父太丁周桓不父太子洩父者兄蒯聵襲國旋即被弒而輒承二叔之後依然奉聵而禰之論為莊公則禰祖固無礙禰祖非不父父而出公則尤不禰祖而父父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為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在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為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

王錫曰春秋戰國閒有名家書名家者流以鄧析尹文子鶡子荀卿輩皆言之實爲政要法且或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若正分則止一宗祝有司事於爲政何與焉

子見南子

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古竝無此禮遍考諸禮文及漢晉唐儒諸言禮者亦竝無此說驚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

何所考也按此是莊廿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覿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覿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覿至大夫不覿至諸儒聚訟三傳尚不合今以覿禮爲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覿爲大夫入覿則覿禮見禮總亂矣乃又曰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見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是又以饗禮爲見禮以諸侯禮爲大夫禮且以諸侯之同姓爲異姓仕于其國之禮既自言杜撰而又多方解說致衛靈夫婦自知非禮

而甲詞以乞見者亦且曰衞靈南子舉行饗禮是解一見禮而使覿禮饗禮一齊謬亂何苦為此考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並非相見卽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則娶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卽至日行覿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捧贄入覿而大夫終不與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覿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人出行祼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卽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

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覿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古禮雖盡亡亦尚有影響可舉似者豈可造一禮而使他禮皆大錯如此

張文楚曰陽侯繆侯無考若饗禮則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註謂王同姓入覲王以爵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正其事也若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指異姓言

張文巘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覿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卽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文之足據乎

仕者世祿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亦自為典支者夫教而後官官而後祿此周官論秀之法而以解世祿妄矣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

必有土地謂世有采地即其人致仕與其子未仕以前皆得食采地不另予奪如周官副田祿仕田之類說見官師條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者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此亦自造禮文既云大射禮則儀禮見在乃其所引者不特非大射本禮即鄉射賓射燕射諸旁通禮亦一字不合則直混沌書矣按揖讓七字在論語射義兩經俱載之俱是孔子之言其所云揖讓並非三揖

升堂也天子與外諸侯凡射必三侯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必西向一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以丹畫十字爲射者所立之限及物連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並未嘗有三揖文也若揖讓而下則明云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並不止七揖而註並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一節何解至于升飲一節亦明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以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自

取解于豈上此其揖讓爲何如者而乃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則將使勝者俾俾然邀飲罰爵特揖升以遏辱之是禮本不爭論語亦正云無爭而解者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文輝曰大全載升飲之時勝者袒决張弓不勝者襲衣脫决弛弓執弣此非揖讓之節原不必及至勝者乃揖不勝者升亦自知難通乃曰或以勝者乃揖句或以勝者乃揖不勝者微讀一如王肅鄭玄較論語句讀者說經掃地矣

張文燧曰一耦必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

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譏也
下階亦然註并失讓字

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此自造典文祇槩括趙註爲言而邑註不明凡附會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註有各入保城語也按邑里也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均有之若是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爲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萬家之里居並入其內能容之乎況國賴封守未有

敵國不至城下而先棄縣梢都量予不問而僅守國城者是亂政也考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此所云邑但是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井之隸于鄉州閭黨者中自有邑居非國邑也若入保之說則斷斷無之俗儒引詩以上入執宮功謬當入保夫執功執官役耳以執官役之人引作春秋秋戰耶禹人入保之保豈可爲據

抄變詞例錯

巧言令色鮮矣仁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程子恐讀者不察或于巧令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所以解害辭之惑也

如是則夫子是言本已害辭而讀者惑之故程子直變鮮仁爲不仁以解其惑殊不知夫子他曰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譎誣罔抄變陰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自口色莊者乎巳耳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

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為巧言向使果屬不仁則師子野頗知書將必拂衣而起矣毛詩禮記左傳非肆欲之書師子野叔向非亡心德之士三經所載並不害辭乃以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予所為讀四書而每憤然也

文輝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即令色難並為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

朱樟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況絕無無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

聖人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誰補救之

一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六句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旨俱乖錯者本文大旨祗重信恭因上句開指下句申明若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恥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註忽從而抄變之劇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謂約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則以字論之信者誠也諒也踐言也從來字書並無以

約信解信者曲禮約信曰誓謂要約而主于信則謂之誓若約信而又曰信出自何書且信是信不是約也以句論之則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當用矣字不當用也字矣是承煞詞也是申煞詞也矣不相借也況以文義論則既曰信雖或不近義而言亦可復尾生未嘗不踐言也此捩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當者按經解以信義並稱曰信與義而表記引子言直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明明以近義近禮屬之恭信聖言有明証矣何抄變爲

張文檒曰有子教人恭信因集註教人不徒恭信

因便自相反子服景伯謂若有陷失寧近于恭閔馬父猶非之謂先聖王以恭相傳豈有失道而猶近恭者若信則从人从言言而不信不可爲人故增韻以慤實不疑不差爽爲訓因則左傳德虐之行因以爲常詩因心則友毛傳因卽是親總是信必近義恭必近禮因必不失親故有子教人如是否則反以此爲戒大非旨矣

又曰信有以行信爲信者越告糴于吳使素忠爲信謂之使信漢律當乘傳者持尺五寸木爲信謂之傳信總行信也又有以踐信爲信者左傳再宿

爲信謂復留也信罪之有無謂覈劾也總錢信也

若約信爲信則從來無有

蓋有之矣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只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蓋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佛家語錄然今宋儒自敘講說一倣佛氏語錄代以俚俗獨于夫子口說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之使支離掛搭無可解說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則于夫子未見一歎顯相悖矣況偶未之見添一偶字而改也字爲耳字則于句例文例無不抄變以致講師傅會謂此章嘆三不見此用力而力不足亦是用力於仁一等人而惜此亦未見所以可嘆此則明反聖言顯竄經文未可回其初心曲求解說使夫子反覆開示苦衷恐付之詭隨巳也

吾與汝弗如也 與許也

與無作許解者自此註一抄變而宋人增許字一詁于毛晃韻中字學巳亂況許汝弗如語亦不安漢包

咸註吾與汝俱不如也王充論衡孔問篇亦曰吾與
汝俱弗如也是依文作解原自明白況史亦有之魏
志夏侯淵字妙才魏武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
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
文仲尼稱不如顏淵張昭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
也
張文檒曰論語吾與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與其
進也皆黨與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
與也同
士而懷居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此與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相爲表裏故舊注士當志道不當求安君懷居非士也直以求安解居字謂身所居也朱氏改作意所便安處則意境開濶隨意所到盡皆私利不止不足爲士矣況意所便安處則必以處字釋居字矣乃大文祗居字而添便安二字于居字之上若便安是居則便安既居處又居乎葢居字只作處解孝經仲尼居皆單以居一字作身之所處爲言是以禮記答問皆曰居吾語女即儒行起居玉藻居士毛詩職思

其居亦皆止居一字而無異解若借用他所則惟心有之如論語居之無倦孟子居之安類特士不當懷心耳至于意則不居矣且意亦何可懷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於天下是行于天下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比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得衆民任有功使人正行字明註而曰無適不然則于恭寬五句全背謬矣不知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者爲仁之作用即以不侮得衆爲行仁于天下之效

驗原是泛論並非以子張所不足而告以此觀後篇子張問從政直以治天下大經大法舉堯湯文武帝王所相傳者而盡告之必非子張所不足可知也後堯曰章亦有寬則得衆四句此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者謂張所不足實无妄苛刻之言

故君子以人治人

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并添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巳一人俱不合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卽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卽所攻

者特君子忠恕祗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慥慥曰不遠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攺物修道之敎欲其攺行然攺而已耳未謂不遠也

邵國麟曰禮記冠義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是以人之人卽屬君子之身下文施諸己之己也孝悌忠順之行卽屬君子之道下文子臣弟友之行也特冠義重爲人中庸重自治耳若并作一人則繆戾矣

民可使由之

民可使之由于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聖人設教非不欲家諭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矣

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抄變之夫能與可非通字也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著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今曰由理之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何如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夏商周有使民行理

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即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即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閒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祗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即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施教佐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以行事而不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祗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焉教昏事者祗使教昏儀

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既而以疑膽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朝四暮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公也

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今反曰吾之無毀譽在三代直道而行之故則所以反悖矣

且三代之所以何解本文止一所以字何以抄變其語又增出吾之所以無毀譽兩所以字從來所以不接所以字中庸所以行之者三上不得添天下所以達道五孟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下不得接所以善推其所爲此易曉也乃大全載朱氏註此時其徒王柏親見朱氏改訂註文直至通夜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若曰直道而行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云云則又以所以二字獨

屬上無毀譽句而于本文之所以反增一用字曰所用以至今講師皆遵之夫用即以也天下有所以以而可以成句者乎且自云難簡潔而其支離繚繞抄變添補至於如此此即本文止一民字而直道而行下又須添之民二字夫毀譽在我不在民也若以民故則毋論春秋之民已非直道即夏殷迄周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行也直則無毀譽不直則毀譽將毋桀紂之民當毀譽耶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包咸曰凡有所譽輙試以事焉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何等簡潔

葢斯民雖殊自夏商以來並鮮委曲其所以何也曰好惡審也

後漢永平閒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此舊來所以之解皆一轍也

若此毀譽作用人解亦從來如是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為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舉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且亦見直道

而行其所以在磨試同意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合下節

戒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工夫

大學誠意中庸率性皆以慎獨爲入手工夫並無二學戒慎恐懼只是慎不睹不聞只是獨隱微動靜總只一串稍爲分析即破碎支離無下手處矣乃抄變其文巧作比配自戒懼慎獨隱見微顯大本達道中和位育無不以動靜存察分配到底未逢王畊野先生而先造八比是亦經學一大變事其後知仁勇天道人道分配極多不能具載觀者以類推之

或生而知之節

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

知仁勇三者不過知行二字為功夫要領何必支離破碎至于如此幼時在塾中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而疑之進詢曰生知為知學知為仁困知為勇未能釋然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為勇則疑倍生矣此是何解果理道如是耶抑工夫如是耶抑亦文字語氣如是耶一坐嘿然無以應

四書鄧說曰此告哀公文也人臣告君當使君可曉

如此文夫子方欲勉公以困知勉行故特告之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其決提抖擻見言詞閒乃語畢須更端曰臣適所言知一成功一二語是說勇則索然矣在當日告君時必無此語例在門弟子傳述時亦必無此書例在中庸則必無此義例何故有此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則皆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致知之屬也

大全四句上截只存心下截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存禮屬行

此節寅騎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愼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必不可掩雖另造或問多方解說以曲護之不得也乃附和之徒亦知無理又巧爲作說于存心致知兩截中謂上截已矣下截則又分知行使道中庸

崇禮可別屬之行以稍免致知不通之誚則既經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巳比之九衢入闤而且直劈之中又分各截雖公輸巧匠必不能操割而以此爲聖學入德之方兒哉不亦難乎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

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于天合教于性合困知勉行以進于一誠惟恐稍露參閒使誠與誠之啓低仰之漸故此兩則字與子言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前後照應而乃故爲抄變以

分別之曰明可至于誠則夫子諄諄告誡與子思切切提撥處總藹然矣況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而可任意低仰豈文例果不足憑耶何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　小註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

此亦抄變之無理者至是終極之名所謂到也若一等則始事矣況此次字亦不是次第之次志氣何容分等第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肓次舍也志之所到而氣即隨之而舍止焉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

于既又二字亦說不通且至此曰至焉次此曰次焉兩焉字是兩相應詞若是等第則宜加也字如生知上也學知次也作煞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呼應者假曰生而知之上焉世有不講然而起者乎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有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據此則求放心但為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抄

變其詞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抄變其詞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改大學格物爲窮致物理以學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俱顛倒抄變名爲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已意故解此節甚觴矣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殊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心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害其言心不一並不曾有學問二字況此求放心明指仁心從仁人心也來仁

人心也然後接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接有放心而不知求然後又接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是此心即仁心求放心即求此仁心與志氣清明下學上達何涉況昭著義理發明學問則直忘却前文自爲作說宜其引經據禮皆衹見一句而于前後文全不曉也但四書正義什伯于此而此且不及第以故變詞倒言之凡經文而已矣皆緐指之詞謂衹在此也今反曰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即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則人必笑之況有無他字如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可曰善推所為須大過人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首節知之盡即知也次節仁之至即行也末節殀壽不貳承知天言脩身俟死承事天言

此抄變之最甚者以盡訓知非字法盡心者由于知性也非句法以末三句分配上六句亦非章法大易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即孟子盡心耳矣盡心力而為之非知心也況謂知性是物格則性即物矣尤屬無理總因收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必多方

拗曲以伸已意實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孟子無此說凡古昔聖賢俱無此說大抵心性天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是溯而得之非逆而出之也葢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乎此也若修身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殞耳此實孔孟論學層次如生知學知困知及生安學利困勉等並非兩頭一腳分承拆配如朱子註中庸法葢聖賢口

語經書文例俱未嘗有時文配搭在脣齒中也讀者詳之

殀壽不貳即修身俟死謂修身之至不以殀壽貳其修也與知天何涉